

在春天的門檻上

奧勒爾·密海爾著

平明出版社刊



奧勒爾·密海爾 像

作者小傳

奧勒爾·密海爾於一九二二年八月七日生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區斯班托夫村的一個農民家庭裏。在地主和資產階級的統治下，作者的求學生活是非常艱苦的，但他終於克服了種種困難，得到了學位。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偉大的蘇維埃紅軍解放了羅馬尼亞之後，作者曾參加反法西斯的戰鬪。

奧勒爾·密海爾是在蘇維埃紅軍解放了羅馬尼亞之後成名的青年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從各個角度描繪農民的生活以及他們對富農底陰謀的鬪爭。他的反映農民為爭取幸福生活而進行鬪爭的第一部作品山洪暴發曾獲一九四九年文藝競賽獎。

一九五二年作者發表了新地，那是描寫一個機械拖拉機站拖拉機手的生活和工作的長篇小說，其中同時說明了一個農業互助組成立的過程，及其轉變為集體農莊的燦爛遠景。同年又出版在春天的門檻上，這部小說重述了一九四五年春季的歷史事蹟，這時候羅馬尼亞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運，貧農在工人階級的援助和黨的領導下，分配了地主的土地。

奧勒爾·密海爾現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作家協會機關刊物羅馬尼亞生活的副總編輯。

（本篇材料及作者像由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大使館供給，特此誌謝）

英譯本序

奧勒爾·密海爾底中篇小說，是描寫羅馬尼亞人民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爲了爭取民主、反對帝國主義者陰謀在國內製造內戰而進行的鬭爭的情況。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蘇聯解放了羅馬尼亞以後，那些反動勢力和剝削階級知道他們底掠奪即將結束，便重新糾合在霍亨佐倫族的殘餘，羅馬尼亞國王的周圍，依靠英美托辣斯底支持，企圖阻止國家走向民主，破壞國家的恢復，並且，正當與羅馬尼亞軍隊並肩作戰的蘇聯軍隊給予希特勒匪幫以致命的打擊的時候，企圖削弱後方的力量。

一九四五年二月，這些鬭爭發展到了一個高潮，當時，那些反動的『歷史上的政黨』^①底頭子，聽從了特地用飛機從紐約接來的『羅馬尼亞鋼鐵大王』馬克司·奧許尼特、布加

①『歷史上的政黨』係指以曼紐爲首的全國農民黨和以勃拉基亞努爲首的民族自由黨。這兩個政黨都是代表國內大資本案、大地主和國外獨佔資本家底利益的，羅馬尼亞解放後，仍企圖推翻民主聯合政府，恢復地主、資產階級的事權。

勒斯特美國代表團的勃頓·白萊和曼爾達底計議，又和米海依爾·封·霍亨佐倫密切合作，企圖依靠拉德斯古將軍。反動政府底幫助，發動內戰。在同一時期中，由於奧許尼特、馬拉克薩、波若、鮑普等人所組織的破壞行動的結果，工業生產蒙受了摧殘，羅馬尼亞正面臨着經濟崩潰的危機。

但是人民掀起了強大的、不可抗拒的鬭爭浪潮，反抗這些罪惡的陰謀。在羅馬尼亞共產黨^①的號召之下，廣大羣衆爲了粉碎帝國主義者底陰謀而開始了反擊。工人和農民羣衆在共產黨員領導下猛烈地攻擊隱匿着法西斯分子的警察總部和市政廳，把人民底敵人趕了出去。在布加勒斯特、布拉索夫、康斯坦薩等城市的街道上，工人遭到了槍殺。但是廣

① 一九四四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間，羅馬尼亞更換了三次內閣，其中一次是以拉德斯古(Rădescu)爲總理。拉德斯古是直接奉行「歷史上的政黨」底命令，公開接受英美帝國主義者支持的。在人民大眾壓力下，拉德斯古政府於一九四五年三月六日垮台。

② 馬克司·奧許尼特(Max Auschnitt)羅馬尼亞最大的工業家，馬拉克薩(Malarea)機器製造業大財團，波若(Baia)彼得洛沙尼探礦工業組合代表。鮑普(Pop)列希察冶金工廠董事長，以上四人均爲羅馬尼亞反動工業家，解放後，依照英美代表人底指示，計劃在羅馬尼亞工業中組織怠工與破壞國民經濟，一九四八年九月受到審訊制裁。

羅馬尼亞共產黨是在一九二一年從社會黨的左翼分裂出來而組成的。

大的人民羣衆開始行動了。勞動農民在共產黨員底領導下，不顧拉德斯古政府阻撓土地改革的一切努力，分配了地主底田產。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布加勒斯特舉行了一次盛大的示威遊行，參加的人數在五十萬以上。這正是羅馬尼亞反動頭子們想發動大屠殺和製造武力政變所挑選的時機，他們是依據曼爾達和英國格林將軍——組織東歐政變的專家——底計謀而行動的。架在警察總部、電話公司和內政部窗戶上的機關槍，好像在一個約定好的信號之下，同時向街道上的羣衆開火了。在這事件發生的前幾天，拉德斯古曾對一羣要求禁止反動報紙作法西斯煽動的工人代表們叫囂說：『我要派軍隊到街上去！我要把你們都槍斃掉……他們在希臘所幹的事情，我在這裏也會幹！』但是，在冰雹似的槍彈底下，羣衆始終勇敢不懈地堅持着立場。在宮殿廣場上，在工人黨總書記喬治·喬治烏·德治底面前，他們立誓繼續鬥爭，爭取一個真正的民主政府。

在勞動人民強有力的打擊下，反動陰謀完全瓦解了。三月六日，人民獲得了一個民主力量佔有優勢地位的新政府的組成。這次的勝利爲羅馬尼亞人民打開了一條通向人民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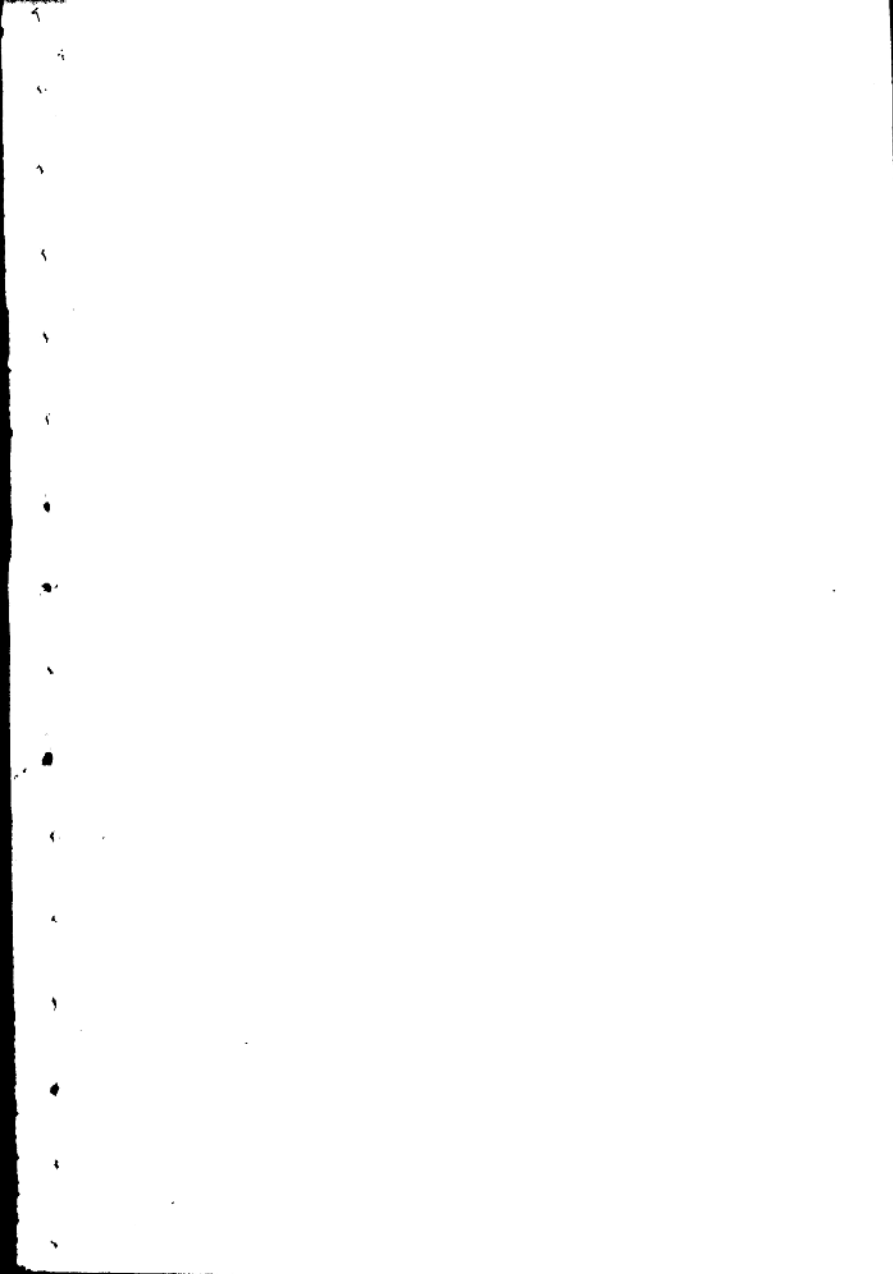
○羅馬尼亞反動政府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間也實行過『土地改革』，但是農村經濟結構本質上仍沒有改變，地主仍擁有極大部份的土地，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民主聯合政府成立後頒布了全國土地改革法，農民才得到了土地。

主的勝利的光明大道，在這條路上，他們正向社會主義邁進。

這個鬥爭中的一段動盪的時期，就是我們要向讀者介紹的中篇小說，在春天的門檻上，所敘述的。

◎羅馬尼亞工人黨是於一九四八年二月由共產黨和社會黨合併而成，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革命學說作為政綱基礎。喬治·喬治烏——德治（George Gheorghiu-Dea）生於一九〇一年。一九三三年於格里維治領導鐵路工人大罷工，被捕後列處了十五年徒刑，一九四四年越獄，現任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及部長會議主席。

在春天的門檻上



隔了一夜，暴風雪的來勢更猛了。它從巴勒幹平原侵襲過來，使布加勒斯特這邊的疏疏落落的住屋重新受到猛烈的打擊。細雪在天空中像浪潮似的激騰着，捲成了雪柱，旋風般的旋轉而下；把夜晚的天邊染成了一片白色，隔斷了視線，彷彿用煙霧和冰屑在前面砌成了一道厚牆一樣。上空四周充滿了又猛又急的雪，雪給吹成飄帶似的從雪堆的丘頂上刷下來，或是從一望無際的平原上滾滾掃掠着。電線發出尖銳的響聲，狂風從遠處的路口橫掃過來，暴風雪不斷的怒吼，這幾種聲響就是巴勒幹和那城市中間的荒地上最大的聲音了。

泰坦車站的兩端指向平原心臟的弧形側軌線上，有五節裝牲口的貨車停着，在北風的掃擊下，車身搖撼不定，裏面住的是國營鐵路的勞動隊。風把雪刮到車廂底下，積成一堆堆的，從車輪一直沒到底板和小車廂的薄木板上。已經沒有甚麼力量的雪末，從那些安在本來該裝窗戶的地方的鐵柵中，從那些安在滾子上震動着的、又重又大的門底隙縫裏吹

進來，就像吹到一個隱蔽的峽谷底深處去一樣。在第一節車子後面，一個哨兵不住的頓着腳，來回的走動着，好像怕凍僵似的。車外緩衝器中間藏着一盞小燈籠，它那朦朧的微光好像是從另一個世界裏發出來的。

貨車裏是一片靜默、寒冷和黑暗。底板上鋪着一層薄薄的，因用久而破爛的稻草，約莫有五十個人一排排地躺着。這些碎稻草就是他們所有能墊着睡的東西了；他們身上，七八個人橫蓋着一條毯子，讓頭、胸和腳都露在外面。外邊，雪堆積得跟那些門窗一樣高了。暴風雪越來越緊，把貨車刮得搖搖晃晃，彷彿要把它推倒似的，刮進來的風也變得更寒凜，更刺骨了。

那些在很久以前被徵到鐵路勞動隊裏來的人，大部分都已經過了兵役年齡，靜靜地在跟寒冷鬭爭，想立刻睡覺，等待天亮。他們側着身子躺着，彼此挨得緊緊的，希望可以暖和一些。可是他們所穿的破爛的衣服，那些不中用的稻草，以及上面蒙着雪的毯子並不能讓他們獲得多夜渴望的好睡。他們都凍得半僵，牙齒打着戰，拳頭緊緊捏着，呼吸也變得短促不勻了。偶爾可以聽到一聲聲的長嘆，間隔着還有咒罵、呻吟，或者磨牙齒的聲音。有一兩個人肚皮或者大腿上癢得忍不住了，便開始用勁搔爬，把旁人從幸福的朦朧中驚醒過來。還有些人一隻手抄在給蚤子咬滿了疙瘩的腋窩裏睡着。

快要天亮的時候，伐西爾·巴勒塞放棄了沒有希望的掙扎，不再想睡覺了。他在四周人身中間費勁地翻過身來，仰躺着等待。他一隻手伸到背後抓了一把稻草，塞在頭頸底下，把頭墊得高些。他把污穢的皮帽拉低一些罩住耳朵和額角，把手掌湊在嘴上，感覺到自己呼吸時的熱氣。在黑暗的車廂中，除了小窗口的白色格子外，他看不見旁的了。他聽到外面暴風雪的怒吼，一些透進車廂來的小雪片在他臉上融化，好像一層寒霧似的。

巴勒塞是一個從伐吐披爾來的貧農，那地方離開這裏不很遠，搭奧爾坦泉察路線的火車祇有一小時的路程。他是四十五歲開外的人，應徵的時候，他被列入「不合格」的一類，所以給送到鐵路勞動隊來了。在家鄉，他祇有一畝地^①，那還是他老婆賠嫁的東西呢。多年來，他和他底孩子們在史坦古太太底田產上做雇工。大孩子給地主和資本家們驅使參加了那次卑鄙的戰爭，在頓河送了命。他底寡媳婦帶了兩個孩子，最近也跟他住在一起。他底小兒子，特米德魯，在匈牙利前線和納粹軍隊作戰。巴勒塞應徵以來已經有十個月沒有回家了；他想，他所有的一切現在大概都完結了，他們以前所過的奴隸生活簡直和一條狗一樣，現在留在家鄉的那些人，生活得怕更艱苦了。

他閉上眼睛，嘆了一口氣。最近一個時期來，因為越來越感到困乏，他幾乎怕去想那

① 兩條牛在一天當中能耕完的田地。

些事情了。他現在懷疑自從戰爭變成是對德國人打仗以來，他一直盼望着的好日子到底會不會來，有時候他想，或許有一天早晨，他會像許多凍死的人一樣，從貨車上給拖出去，然而對這種事情，他也覺得無所謂了。祇要他底兒子不做砲灰，平安健全地回來照顧家庭就好了。可是自從昨天早晨聽到了人家帶來的消息之後，他們都非常興奮激動。那個人底話使巴勒塞一刻兒都睡不着。如果他們能像傳說所講的那樣得到公道，他們底生活就可以改觀了；不然的話，一切就沒有希望。伐吐披爾地方有兩宗田產，鄉村四周一望無際都是田地，這些田地如果拿來分配給窮人，給前線的戰士，給寡婦，尤其給那些沒有一點田地的人，是綽綽有餘的。哦，如果他現在能趕回家一次……祇就幾天……去看看他們……或者，更好是在開春，回去耕種那塊小小的田地，這樣他底老婆和孫兒就不會餓死了……他們現在喫些甚麼呢？他們穿些甚麼呢？史坦古太太越來越兇狠、越貪婪了。他要不要走？但是怎麼走呢？請一天假，隊長就要一千個列依……他從哪兒才可以弄到那麼多的錢呢？如果他有錢的話，在被徵的時候他早就會付掉，那麼他就跟杜加留手下所有的人一樣自由了。最近幾天來，這節貨車上就有兩個人請假離開——都請了五天假——他們每人

○ 列依：(leir) 複數 lei) 羅馬尼亞貨幣單位名，約合我國人民幣一二〇元。列依有金銀兩種，銀幣有半列依、二列依、五列依三種。

付了五千個列依。他從哪兒去弄錢呢？

他底想頭被車廂在風的衝擊下的震撼所打斷了。下面，地板的下面，暴風雪刮得更猛。雪打着窗口，下得更緊了——好像是一陣幾乎覺察不到的白沙。他用外套的袖管擦擦臉，又翻過身去，把他凍僵的背脊抵着一個人底肚子。他底思潮又向他侵襲過來……他是穿着自己家裏的鞋子和衣服來服役的，今年春天離家的時候，他把所有的東西都帶來了……他底涼鞋、大衣和破爛的褲子、破舊的皮帽，那些都是他有了多年的東西。但是連續經過春、夏、秋季的勞動，全都穿戴爛了。冬天一到，他已是襪襪不堪，膝蓋和肘肘都露了出來，涼鞋也完了，腳踝周圍祇好用些棉花縛着，外面再用破布加上一兩塊橡皮紮着……他瘦得幾乎認不出了……繁重的工作和粗劣的食物、寒冷和殘酷，拋下了沒有依靠的家庭，隨他們過着困苦生活的憂慮，這種種使他受盡磨折。他看來彷彿是個影子，臉龐那麼蒼白消瘦，好幾個月沒有修臉，滿臉長着鬍子，眼睛深深陷在眶子裏。那些人會聽說，衣服和鞋子的代價是要償還給他們的；但是他們每月發過一張收條，錢卻永遠沒有拿到……

因此，巴勒塞失掉了信心和希望。可是昨天那番激動他心靈的話卻在他精神上又添了新的力量。那番話使他通夜翻來覆去，不能睡着。

他覺得壓在下面的肩膀有些發麻，所以又是臉朝上翻過身來。他右邊的一個人咳嗽

了幾次，往稻草裏吐一口痰，也轉身仰躺着。

那人喃喃地說道：

「你沒有睡着嗎，伐西爾大叔？」

「沒有，」巴勒塞輕輕地回答他。「你胸口還難過嗎，蓋察？」

「還是難過，」那人回答說，他又是一陣咳嗽，身子咳得直搖。

尼哥萊·蓋察也是從羅門州來的。他在秋天冒雨工作招了涼，不久就成了肺病。他比伐西爾年輕些，已經服了一年半的兵役，家裏還有三個孩子。

蓋察咳着：「伐西爾大叔，」他慢慢地重新開始說，「我睡不着，因為我在想……假如情形真能够像昨天那個人所說的，可就好了……你說他是怎麼講的，咳？」

巴勒塞沒有馬上回答；他呵着氣暖暖他底手，接着把手伸進毯子裏面去。除掉車身受了暴風雪的打擊而發出的響聲外，四周都是寂靜的。

「說下去吧，告訴我們！」蓋察不耐煩地說。

「哦，他們講，」巴勒塞回答道，「我並沒有看見他……我祇是聽到旁人講……他們講他在那頭的一節貨車上，昨夜快天亮的時候……他是從附近甚麼地方來的，在鐵路的那一邊；他是馬拉克薩廠的工人……」

「……一個工廠的工人，」蓋察小聲說，「……他說了些甚麼呢？」

「他說明年春天我們可以帶着自己的犁頭到地主底田產上去……地主^①剝削的日子過去了，再也沒有了，依他說，他們底田地將要劃歸我們，由我們自己使用……首先分得田地的是前線的戰士和因戰爭而失掉丈夫的女人，退伍的殘廢兵士，以及那些沒有田地或是田地不夠的人……」

「哦，那意思是田地，不是開玩笑……我們底地方有三宗田產，都很大，足夠分配給全村子的人……是不是他們所有的田地都要給分掉呢？」

「他是這樣說的……全部田地……祇在莊院的附近留下一小塊……」

他們靜默下來。車廂的另一頭發出了稻草的窸窣聲。巴勒塞左邊的人也掉轉身來仰躺着傾聽。

「那整個醜惡的一夥兒都要消滅了，」蓋察笑着說。

「誰要消滅？」

「那些地主。」

① 地主(boyar)：本為帝俄時代的貴族階級，地位僅次於王公，後為彼得大帝所裁撤。此處係指羅馬尼亞解放前一般特權階層的地主。

「你何必操心呢。」

「他們都滾蛋……倘使我能早點離開這兒去領我底田地……我一切都已经計劃好了……我該分到六畝地，至少六畝……」

蓋察時時咳嗽，講起話來很費力。巴勒塞伸手時碰到了蓋察底胸口，他胸口是潮的，給汗浸濕了。他底皮膚在發燒，好像烤火葬得太近而發燒的臉一樣。

「你怎麼啦，蓋察？」

「是啊，我發熱……比甚麼時候都熱……一切都要大大的好轉了，伐西爾大叔，可不是嗎？……六畝，咳……我想請求半方草地。我份下應該有這些的，因為我自己一點田地都沒有，而且我受够了地主底壓迫，再加上這兒所受的罪。」

車上的人開始沙沙的響動起來。很明顯，睡眠也不能把他們底思想攔走。他們一個個翻身仰躺着，眼睛睜着黑暗，聽着旁人在說甚麼話或是自己心裏暗暗盤算。他們忘記了車中的寒冷和飛雪，也忘記了外邊北風的怒吼……

「……在我們那兒，」遠遠的那一頭有個人說，「有四宗田產……那些地主簡直喝乾了我們底血……可是到了秋天，他們沒有一個人下種，田裏一條溝都沒有犁出來……他們也不給我們甚麼東西……他們荒了田不種都跑掉了，讓我們挨餓……那些該死的賊